



陳明英

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生

江西省江贛縣

江西省立江贛縣女子中學高中畢業

經歷

金陵女中及明志工專圖書館員暨婦

友月刊編輯等

現職

寫作

作品

一、「尋找靈魂的現代人」等雜文七十多篇發表於香港

新聞天地。

二、「學車記」等電視劇本發表於台視。

三、「漁村喋血」等八號分機劇本發表於中視。

四、「命案發生的晚上」電視劇本發表於華視。

五、舞台劇本「一個坐賓士的女人」得七十六年教育部

佳作獎。

六、舞台劇本「風陵渡」得七十八年文建會佳作獎。

驚

喜

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陳明英

故事大綱

朱美美是一個結婚多年尚未生育的職業婦女，由於敏感多疑善妬又好幻想。一天讀報，國外某廣播公司舉辦猜謎大賽，獲勝者可得「義務管家」一個月之免費家庭管理。於是朱美美幻想自己中了「驚喜」獎。驚喜者，意外之驚喜也。那獎品送到家時才知道是一義務管家，更甚者此一義務管家為一年齡貌美的心理系大三學生。朱美美眼看著此一大學女生週旋於丈夫和丈夫的兩個兄弟之間，妬恨交加，一場家庭風波於是興起。最後在丈夫的關懷同情和朱美美自己的反省覺悟之下始雨過天青，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恢復了原來的安祥寧靜。

主題即幸福就是關懷、同情、體諒和愛。

三幕一景國語時裝舞台劇

時間：現代。

地點：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的城市都可以。

場景：李家客廳連接餐廳。

這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，經濟富裕的醫生之家的客廳兼餐廳，在客廳和餐廳之間隔著一道雕花屏風。屏風和全部傢俱都是紅木的，顯得高雅而古典，壁櫃中除了古董、音響、電視以外有不少精裝的中外文圖書。餐廳靠牆的酒櫃放了幾瓶洋酒，客廳牆上掛了王羲之的書法和張大千的墨荷，處處都顯出主人的興趣和品味。

面對觀眾的右前方是通於外面的大門。左前方和後右方各有一個小門，是通往臥室、書房等的門。餐廳的一邊緊靠兩個房間：一是廚房，一是通道，表示宅邸的廣闊。總而言之，這不是暴發戶的家庸俗、誇張，但却給人安詳、舒適、溫暖、富裕、穩重的感覺。整個故事就發生在這個大廳中。

人物：1. 朱美美

女，三十歲左右，外商公司秘書，高挑的身材，男性化的氣質，是商場中皎皎的幹練人才，是時下所謂「女強人」之輩，不是很美，但氣質風度甚為動人。由於公務繁忙，難免有疏於家庭的照顧，更由於結婚五年了尚無生育，不時陷於矛盾不安中。朱美美外表精明幹練，但畢竟仍是個多情敏感善妬的女人，常陷於患得患失中。

2. 朱母

朱美美之母，六十歲左右，慈祥親切頗有見識的老太太，理智剛強。微胖的身材，講起話來鏗鏘有力。

3. 林宛如

女，二十三歲，活潑外向，漂亮動人的大學心理系的高材生，多情浪漫。

4. 李信一

男，四十歲左右，內科醫生，高大英俊，微禿的頭，亦顯出他中年男性的魅力，是個大眾情人型的人，朱美美的丈夫，獨立自主，擇善固執，練達而穩重，是一個好醫生，也是一個好丈夫。不但對朱美美的愛情忠貞如一，對朱美美的多疑善妬，更給予極大的同情和關懷，對兩個弟弟也照顧得無微不至。

5. 李義一

三十五歲左右，信一之二弟，土木工程師，正直忠厚，未婚。

6. 李孝一

三十歲左右，未婚，信一之小弟，愛好攝影旅行之藝術家，幽默風趣，一付玩世不恭味道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。

地點：李家客廳

人物：李信一

李義一

朱美美

朱母

林宛如

△這是一間高大明亮華麗的客廳，真皮的沙發，瓷器、瓶花、古董、名畫，處處都顯出了主人的氣派和收入。

△客廳的左上方有近靠的兩道小門，一通主人的書房，一通主人的臥房。

△客廳的右下方也有兩道小門通往內室。

△客廳後方偏右處一道精緻的雕花屏風，屏風的後面即餐廳，連著餐廳的是廚房。

△幕啓時，朱美美和母親正在用餐。

△音樂輕輕地在空氣中流動。

△朱母放下碗筷站了起來。

△朱美美關切的，

美：媽，飽了嗎？

朱：飽了。

△朱美美也放下碗筷站了起來。

美：我們到前面坐。

△朱母從屏風後走了出來，在面對觀衆的一張雙人的大沙發上坐下。

△朱美美端了兩杯茶跟了出來，將茶放在長几上。

美：我去切點水菜來？

朱：不用了，你坐下來，我有話問你！

△朱美美遲疑地坐了下來。

朱：信一常常在外面吃飯？

△朱美美支吾的。

美：也沒有啦，只是偶而。

△朱母懷疑地。

朱：啊，我來了幾次，幾次都是你一個人吃晚飯！

美：醫院裏忙嘛！

朱：再忙，也總得有吃飯的時間吧！你沒問他，晚飯在那裏吃的？跟誰吃的？

美：我問了，他不大高興的樣子，現在我也懶得問了！

朱：那，那兩個呢？

美：義一接連幾件大工程，忙得更是昏天黑地。孝一更好了，名副其實的攝影家，揹着他的相機雲遊四方，常常

十天半月都不知道他人在那裏。

朱：他們也真是的，義一和孝一也都老大不小了，幹嘛還不結婚？這一點，信一倒是不錯，自小父母雙亡，自己

半工半讀，讀完了醫學院，還把兩個弟弟也教養長大了，信一今年該有四十了吧？

美：剛好四十。他比義一整整大了十歲，比孝一大十四歲。

△朱母得意的，環顧室內一遍。

朱：媽當初替你挑的這門親事不錯吧？這樣的家庭，這樣的丈夫你到那裏去找？

△朱美美幽幽的。

美：媽，你認為收入多就幸福嗎？

朱：咳！女兒，實際一點吧！結婚已三年，總不能還在做愛情夢吧？

美：媽，究竟是什麼叫愛情？人類對愛情到底有些什麼期望？

朱：你們年輕人不是常說愛情是盲目的嗎？愛情是一種錯覺、瘋狂、疾病！

美：媽，你也認為愛情是這樣不值錢嗎？

朱：我想真正的愛應該是給予、照顧、責任和尊重吧！

美：還應該互相了解。

朱：喂，女兒，我看你的情緒很不穩啊！

△朱母望著女兒，語重心長的。

朱：有一句話，我不知道該不該講？

美：什麼話？

朱：我在想，如果你們有一個孩子——

△朱美美不耐煩地。

美：拜託，媽，你又來了，你見過辦公廳裏挺著一個大肚子的女秘書嗎？

朱：也許這正是問題所在。

美：我不認為子女真的能改善或維繫父母的關係，也許反而加速了婚姻的破滅。

朱：我真不懂你的話！

美：你想想看，一個家裏如果一天到晚大的哭，小的叫，雞犬不寧，幸福又在那裏？

朱：你打算一輩子都當這個秘書嗎？

美：你是說我應該辭掉工作回家來生孩子？

朱：這有什麼不對？

美：還不如殺掉我好！

朱：有這麼嚴重？

美：我只是要說，子女並不能改善原本就是不成功的婚姻，就好像婚姻不能使兩個寂寞的人不再寂寞一樣。如果

夫妻兩人變得話不投機，或根本就是相對無言，那兩個寂寞的人就更寂寞了。

朱：難道你不認為夫妻都是互相愛著對方的嗎？

美：我看互相討厭，互相憎恨的更多哩！

朱：難怪有一天我去美容院洗頭，聽見兩個時髦的年輕太太在講，現在的男人和女人是夥伴，也是對手。原來你們

們都把男人看成可怕的敵人了？

美：男人也一樣時時刻刻想整垮我們啦！既然叫男女平等，在社會競爭上當然也要平等呀！

朱：那多累呀？

美：以前的男人是家中唯一的生產者，主宰了家中的經濟大權，因此是唯我獨尊的。現在就不同了，女人也出外

工作，甚至在事業的成就上比男人更大，不但經濟上可以自立，生活上也獨立——

朱：就是感情上還要依賴男人，少不了男人，是不是？

美：我們的要求已經不多了？

朱：那麼你們又給了多少呢？

美：如果你還認為現在的妻子還應該像你們那一代一樣，像母親，像姊妹，像情人，像管家，像保母一樣對待自

己的丈夫，那是不可能了！至少我就做不到！

朱：為什麼？

美：我有我自己的工作，我有我自己的事業呀！

朱：咳！事業、事業，到底你的事業是什麼？總而言之，我還是認為你們需要一個孩子。

美：我可不願守在家裏當黃臉婆！

朱：所以你就寧願提著公事包上班，當一個寂寞的女人？

美：媽，求你別讓我一輩子內疚好嗎？

朱：那你願孤獨一生？

美：我當然愛他！

朱：那你告訴他呀！

美：他從來不要求我愛他。

朱：你也從來沒有要求他愛你，不是嗎？

美：媽，我真的很傷心！他已不像當初那樣的慇懃了！

朱：你也不像當初那樣的可愛了，是不是？我記得你以前講起話來輕聲細語，溫柔甜蜜，笑起來聲音清脆悅耳，嬌媚動人，真的像銀鈴一樣，給人的感覺是多麼溫馨可愛，清新高雅，可是你現在，你看看，越來越像個男人婆了。

△朱美美不安的站起來，旋著身前後後的打量自己。

美：你是說我已經不像女人？

朱：我不是指你的穿著打扮，或外表，我是指你的思想和觀念，還有你的價值取向。

△信一、義一說著笑著自外面回來，二人狀至愉快的從客廳前方大門走了進來。

△信一看見朱母，親熱的。

信：媽，你來了？

朱：晚飯吃過了？

信：我跟義一在醫院吃的。

△義一看見朱母，禮貌的。

義：伯母，好久不見，坐了幾個鐘頭火車，很累吧？

朱：還好。聽美美說，你最近工程很忙？

義：老樣子。

△朱美美起身替信一、義一倒來兩杯熱茶。

義：媽下午就來了，還一直等你們吃晚飯呢！

信：啊，真抱歉。我不知道你老人家今天會來！

朱：那有什麼關係？自己一家人，又不是客人。你們當醫生的，本來就是比別人忙，比別人辛苦的了！

信：忙無所謂，辛苦我也不怕，只是有時候實在叫人很生氣。

朱：怎麼回事？

信：就好像今天下午一樣，一個母親帶了她十六歲的女兒來要我替她墮胎，那個女孩子居然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。你說氣不氣人？

朱：真是世風日下，那個母親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？就好像最近一個吵著要脫光來跳舞的女孩子一樣，鬧成這樣子，也不見她家的大人出來講一句話？那你打算怎麼處理？

信：我還沒有弄清楚情況，怎麼能隨便替她動手術？不過，不管怎麼樣，對那個女孩子來講，墮胎是種傷害，不墮胎却是個禍害。想想看，一個十六七歲的未婚媽媽，她和她的孩子，將來要怎麼辦？

朱：很可能二十年後我們的社會上又多了一個小偷、流氓，甚至殺人犯！

△朱美美想制止。

美：媽——

朱：本來就是呀！那些專家學者仍天天在叫，生活在機械文明下的現代人，崇尚功利，缺乏人生理想。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崇尚功利就是現代人的理想呀！

美：說得也是，前幾天，電視上不但有市議員、省議員、國大代表還有監察委員上廣告賣房子哩！

義：這就難怪有些立法委員動不動要去拆掉立法院了！

△衆人哈哈大笑起來。只有朱母一付心事重重的模樣。

朱：那女孩的家庭怎樣？

信：家庭？

朱：她會墮落到這個地步，她的家庭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。

義：現在也還不能說她就是墮落，也許她也是受害者之一。

美：受害者之一？這是什麼意思？

義：現在的社會，到處都是陷阱，到處都是誘惑，你能不承認？

信：義一的話沒錯。她的身分證上是父不詳。

美：父不詳？

義：很簡單，她的母親本身就是個未婚媽媽。

朱：我說的不錯吧！有其母自然就有其女！

義：也許她的母親比她更可憐！

朱：哼，更可憐？誰信？

義：我相信她們一定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隱衷或痛苦吧！

朱：隱衷？痛苦？

義：也許是被那個負心的男人拋棄了？

美：這就說明了女人比男人更堅強、更忠實——忠於自己，忠於愛情。

義：如果這就是愛，她們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了吧！

信：女人都一樣蠢，愛一個男人，總希望替他生一個孩子，以為有了孩子就可以永遠抓住男人的心。事實上，有

了孩子，問題更複雜了，孩子不能用來控制對方的工具。夫妻間都不能，何況是情人？

美：她們當初又何嘗不是希望彼此能夠永遠相愛？說起來還不是你們男人善變、薄倖？

朱：不管什麼理由，她們都應該知道潔身自愛吧！

信：好了，我們不要再吵了。如果我們一定要用道德的眼光來看每一個人，每一件事，那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，

沒有一件好事。

義：不是道德，是道學。或者應該更坦白的說是世俗。

美：世俗？

義：對呀，未能免俗！

信：對。我們不應該擺出一付社會模範，或社會正義的姿態評斷兩個可憐的女人，也許她們的墮落，就真是墮落

吧，你我都有一份責任呢！

美：喂，你講話公平一點好不好？我們認都不認得她們，我們有什麼責任？

信：難道我們不是這社會的一份子？我是說我們別妄加判斷。

△朱美美不悅地。

美：什麼妄加判斷？

信：我是說我們別太早下結論。可以了吧？

△李信一也微怒地走了開去，準備看報紙。

△朱美美反唇相譏。

美：想不到你還是一位宗教家？還是我又說錯了，應該更正，尊稱你為哲學家？

△李信一顯得激動的。

信：你總不能把世界截然的一刀分成對立的兩半吧！這邊是黑的，那邊是白的；這邊代表黑暗，那邊代表光明；

這邊是善，那邊是惡；這邊是對，那邊就一定是錯，對不對？有很多事情，我們往往認為是對的，也許正是

大錯特錯。

義：我不懂。

信：你不懂？你怎麼會不懂？因為我們只看見了我們所看見的；我們只知道我們所知道的，還有許多東西是我們還沒有看見的，還不知道的。

朱：好了，好了，看你們為了別人的事情自己來吵架，多划不來！

美：誰跟他吵架？你看那一付得理不饒人的樣子！

信：你還是自以為了不起！

美：我怎麼自以為了不起？

信：大概今天是媽來了，否則的話，那一天不是我一進門你就董事長這樣，董事長那樣，好像我李信一，堂堂的婦產科名醫連自己的老婆都養不活似的！

美：你，搞了半天，原來你在吃醋？你心裏有什麼不滿，直接了當的說好了，幹嗎轉彎抹角，聲東擊西？

朱：好了好了，你就少說幾句吧！

△朱母拉起朱美美往餐廳走。

朱：你看我們碗筷都還沒有收呢！我們去廚房洗碗筷吧！我幫你！

△朱母和朱美美走進屏風後面收拾餐廳。

△李信一悶坐沙發上看報紙。

△李義一無奈地坐在信一對面點烟，獨自吞雲吐霧起來。

△朱母和朱美美將碗筷等端了進去。

△李義一看朱母她們進去了，又關心的看看信一，慎重地。

義：哥，我看你們該好好的談談！

△李信一心不在馬的。

信：什麼？

義：我是說，你跟大嫂——你們不能這樣下去。

信：那你要我怎麼樣？

義：你們——

信：我也希望彼此相愛、和睦相處，可是就是做不到。

義：為什麼你們總是話不投機？

信：我努力工作，拼命賺錢，換來的却是更多的不愉快。我除了工作以外，一無所有。她養尊處優，却從來不滿足，我究竟什麼地方錯了？

義：也許你該試著去多了解她！

信：問題是她也不想了解我呀！

義：也許她還在為那個護士的事情生氣吧？

信：我不止一次的跟她講過，那不過是逢場做戲。她還是不肯原諒，我又有什麼辦法？人只能活一次，我也沒有辦法重新來過。再說，人家不是另外嫁人了嗎？

△電話鈴聲響起。

△李信一接電話。

信：喂——是的，請等一下——

△李信一放下電話，走到廚房門口，對內。

信：美美，你的電話。

△朱美美和朱母從裏面出來。

美：誰打來的？

信：電視公司。

美：電視公司？

△朱美美想起了什麼似的，興奮起來，快步過來接電話。

△朱母疑惑的跟在朱美美身後。

美：喂——是的。我是朱美美，恭喜你，恭喜你什麼？——啊，太好了，謝謝謝謝，太好了——喂，能不能現在告訴我我是什麼獎？——哈——驚喜？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？——啊，我知道了，如果不同意，三天以內可以換一個——啊——我知道了，謝謝，再見。

△朱美美放下電話，大喜的手舞足蹈了起來。

美：好呀，真是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——

△信一冷眼望了一眼，仍低頭看報紙。

△朱母困惑的。

△義一好奇的。

義：大嫂，什麼事呀，看你這麼高興！

美：我中獎了呀！

朱：中什麼獎？統一發票？

美：不是。統一發票關電視公司什麼事？

朱：六合彩？

美：我從來不賭博。

朱：那——

美：這叫做喜從天降，真是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——

朱：我看你簡直是瘋了！

△信一頭都沒有抬，冷冷地。

信：她本來就瘋了！

△義一向信一使了個眼色，不要他說下去。

義：哥——

信：好吧，算我沒說。

美：你向來是狗嘴長不出象牙來。

信：狗嘴本來就長不出象牙來。狗嘴長出了象牙那才是奇談呢！

朱：好了好了，看你們兩個一開口就抬槓。美美，你快說到底中了什麼獎，值得你這麼高興！

美：一個特別獎。

朱：一個什麼特別獎？

美：我也不知道。

信：女人就是大驚小怪。還不知道的事情也值得這樣高興！

美：我真的還不知道。

朱：剛才那個電話講的就是這個？

美：是呀。

△朱美美自我陶醉地。

美：大概三個月前，電視上打出一個廣告，叫我們去參加一個猜謎遊戲，猜中了的就可以得到那個神秘大獎。

義：結果你中了？

美：是呀！你們說不是太好了嗎？難道不值得高興嗎？想想看，每天有多少人在看電視？又有多少人去猜謎？而我

我却中了獎，這個機率怕不是二千萬分之一吧！

信：全台灣也不過二千萬人口，你以為每一個人都像你一樣一個機會主義者，貪這種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？

美：哼，你少在這裏酸溜溜，你還不是妬忌！

信：哼，無聊。

義：你才無聊！

朱：好了呀，你們又吵起來了！

美：我一點也沒誇張呀，因為他們也不限制你只寄一張明信片呀，你寄得越多，當然中獎的機會就越多啦。

義：那你寄了幾張？

△朱美美不好意思的，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頭。

義：你只寄一張？

△美美搖頭。

義：十張？

△美美又搖頭。

義：天啦，你該不會寄一百張吧！

△美美猛搖頭。改伸出兩根手指頭。

義：你是說寄了兩張？

△美美着急地。

美：不對啦，二十張啦！

朱：你真的瘋啦！

美：人家那天去巷口小店買明信片，正好他們沒錢找，我就叫他不要找，全買了。

義：那究竟是個什麼獎？

美：不知道。他們只說馬上會送來，要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。

義：我猜——大概是隻小豬、小貓、或小狗什麼的，否則為什麼要說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呢？

朱：哎呀，可別是一隻老虎，或一條蛇吧！這些電視公司的人，誰知道他們每天腦子裏在想什麼啦！

義：我倒希望他們送隻鱈魚來。鱈魚肉可以吃，鱈魚皮可以做皮包、皮帶、皮鞋。

美：你少噁心！

義：那你希望是什麼？

朱：如果是我的話，我想要一台雙門的大冰箱，或者三機一體的冷氣機，或者一台可以洗衣又可以烘衣的大洗衣機。

義：換一台28吋的電視，再裝一個小耳朵，不是更好嗎？

美：我最想要的是一隻鑽戒，一隻翡翠手鐲，一件貂皮大衣，一付珍珠項鍊，還要一輛「賓士」。

義：這倒是很拉風，不過這樣一來，獎金至少要有台幣一千萬吧！

美：對呀，有了這些，還得要有一幢花園洋房——
信：還要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牌服飾，還要皮包、皮鞋、花都巴黎的香水。否則人家還會以為你是那幢花園洋房裏的掃地的老媽子！

△朱美美對信一的挖苦充耳不聞，繼續陶醉在幻想中。

美：我還要——

△美美對著信一。

美：我送你一套西德的手術刀。

信：謝了。

△朱美美對義一。

美：送你一輛義大利跑車？還是你要一輛電視上那種掉下來把地板打一個坑的那種？那可真是堅固結實，不怕撞

啊！

義：謝謝大嫂。

美：不客氣。至於孝一呢？我送他一套最新最好的攝影器材。你們看怎麼樣？

義：那可真是皆大歡喜了。

△信一不屑的搖頭嘆氣。

△朱美美却有幾分賭氣似的。

美：當然啦，如果可能我要去環遊世界，至少也要到歐洲去一趟——

信：對，也許可以去掉一點你那滿身的俗氣。

美：我俗氣？你又高雅到那裏？在家裏一本正經，道貌岸然，裝得像真的一樣；在醫院裏，你還不是跟你那些病人、護士們打情罵俏。你以為我不知道？我不止一次，親眼看到那幾個護士，門診的時候吃你的豆腐。如果不是正好我去了，還不知道她們會說出什麼話來呢！哼，肉麻當有趣。

朱：真的這樣？信一，這可是你不對了！

信：媽，你別聽她小題大作，言過其實。同事嘛，開開玩笑也無傷大雅！

朱：話可不能這樣講，當醫生可不比別的行業，除了要有職業尊嚴以外，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形象，否則你怎麼能建立起你的權威感來；一個沒有權威感的醫生，又怎麼能得到病人的信賴和尊敬？開開玩笑是可以，輕薄是絕對要不得。

△信一低頭不語。

△朱美美勝利似的一笑。

美：我勸你閣下以後講話少冷言冷語，話裏少帶刺，你以為我不懂你的弦外之音？哼！

△朱美美得理不饒人的乘勝直追。

美：對，我知道，你們學醫的不是常常說嗎？人類只有兩大慾望：一是性的衝動，一是渴望成名，而人類所有的衝動，又以希望成為重要人物的慾望最強烈。自我表現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朱：我可不認為打情罵俏也是自我表現！

美：這證明他有魅力呀，他還有吸引力呀，還有年輕的女孩子對他痴情、着迷呀！

△義一因此加入戰場，辯論起來。

義：大嫂，你的話可以說對，也可以說不對！我問你，人與禽獸相去幾希？

美：人有愛心。

義：動物也有。

美：人懂得倫理親情。

義：動物也有。

美：人有社會組織。

義：螞蟻和蜜蜂的社會組織比人類更嚴密。

美：人有惻隱之心。

義：動物也有，動物也能互助合作。

美：人有道德感，有羞恥心。

義：這話很值得懷疑。

美：誰說的？

義：我說的。

美：為什麼？

義：我問你，所謂的道德感、價值觀等等有一定的標準嗎？我是說有絕對的標準嗎？不但每一個國家，因文明文化背景、國情不同而有不同；更是因為每一個民族社會的不同，它的意識型態也不一樣，因此它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感和價值觀也不同。比如說中國人吃飯用筷子，歐美人吃飯用刀叉，印度人吃飯用手抓，那麼你能說歐美人更文明？或是印度人更野蠻？

美：那麼，你認為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是什麼？

義：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自我的被重視感是最難滿足的慾望，也是人獸之間最大的區別。由於人類有被重視的慾望，人類才有文明、文化。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你認為婚姻的最大幸福是什麼？

美：我——

義：金錢？

美：——

義：權勢？

美：——

義：社會地位？

美：——

義：該是愛和被愛，需要和被需要，體諒和尊重。對不對？男人常說要個好妻子是最大的幸福，女人也常說嫁個好丈夫是最大的幸福。那麼我要問：好妻子和好丈夫的標準是什麼？年輕漂亮嗎？還是英俊瀟灑？人是相互需要的，尤其在平淡的生活中，遭遇到苦難和挫折時更需要相互的扶持。

△義一的幾句義正詞嚴，語重心長的話，使每個人都為之動容、思索、省思。

△眾人陷於沉默中，台上台下都鴉雀無聲。

△門鈴響起。

△眾人如自夢中醒來。

△朱美美又雀躍起來，奔向門邊。

美：來了，一定是獎品送來了。

△朱美美打開門。

△活潑動人的林宛如，輕盈愉快的跨了進來。

△朱美美一愣，還來不及開口。

△林宛如已走到客廳中央。

△朱母、信一、義一都被這不速之客吸引住了。

△林宛如打量了一下客廳中各人，淺淺甜甜的一笑，面向朱美美。

林：我想你就是朱美美小姐，不，應該說是李太太？

△朱美美謹慎的。

美：是，我就是，請問你——

林：我就是你得到的那個神秘的大獎。

美：你是說，你是送獎品來的？

林：對。

美：那——獎品呢？

林：獎品？

美：是呀，你不是說你是電視公司派你來送獎品的嗎？

林：啊，好像你們還不清楚，你們所得到的獎品就是我呀！

△朱母、信一、義一都目瞪口呆起來。

△林宛如好笑的。

林：好像他們並沒有告訴你們——

美：有沒有搞錯？

林：錯？怎麼會呢？

△林宛如指著朱美美。

林：你是朱美美小姐，也就是李信一太太，對不對？

△林宛如指著李信一。

林：你是朱美美小姐的丈夫，也就是名婦產科醫師李信一大夫，對不對？

△林宛如指著義一。

林：他就是你們家的老二，建築界的青年才俊李義一工程師，對不對？

△林宛如轉回來面對朱美美。

林：你們家庭還有一個愛玩攝影機的老三孝一，正在國外旅行攝影，下星期就要回來了，對不對？

△朱美美吸了一口冷氣。

美：你，太恐怖了。

林：恐怖？什麼太恐怖？

美：你呀，你是個恐怖份子。

林：真愛說笑，我是恐怖份子，像嗎？

美：那你怎麼把我們家的事情調查得那麼清楚？

△林宛如失笑的從皮包裏取出一張卡片，揚了揚。

林：朱小姐，你未免太健忘了吧！這些不都是你自己填在電視公司的資料卡上嗎？

△眾人都鬆了一口氣。

林：看你們緊張的，好像我真的是個不法份子來敲詐勒索的一樣。我看，我還是先做個自我介紹吧。

△林宛如輕鬆自在的。

林：我姓林，雙木林。名字叫林宛如，宛是宛然、宛轉的那個宛。如就是假如、如果、如意，女字旁一個口的那個如。大學心理系三年級的學生，專攻犯罪心理學，也就是變態心理學。你們不是中了一個神秘的大獎嗎？那就是我要到你們家當一個月的義務管家。

△信一臉上露出了驚喜的笑容。

△義一則好奇的走近林宛如身邊，伸手想摸一下，但又不敢。

林：怎麼？你該不會以為我是個機器人吧？

義：我真的不敢相信？

信：真的是個意外的驚喜。

△李信一走上前去，和藹而親切的。

信：請坐，歡迎你。

林：意思是說，我可以留下來了？

義：當然。

林：請等一下。

△林宛如向大門外走去，立刻又進來，搬進來了三件大行李。

△朱母不安的看看這一切。

△朱美美也困惑地。

美：你，我的天，你連行李都帶來了？

林：我做事一向最講究效率的。

△林宛如又從皮包裏取出一個信封，交給朱美美。

林：這裏面是我的身分證，還有電視公司付給我這一個月的伙食費。

△信一、義一不約而同的走近林宛如的身邊。

△朱美美拿著那個信封退後了一步。

信：你說你是讀心理學的？

林：是呀！

義：談談你的興趣和嗜好怎麼樣？你不覺得我們應該彼此多了解一點吧？

林：我喜歡希區考克的電影。

義：我也是。

林：我喜歡海明威的小說。

信：我也喜歡。

林：我喜歡安迪威廉的歌。

信：我也喜歡。

林：我喜歡看海，也喜歡爬山。

義：我也喜歡。你喜歡辣椒嗎？

信：我喜歡樟茶鴨。

林：我也喜歡。

義：我喜歡棒棒雞。

林：我也喜歡。

信：我還喜歡麻婆豆腐、牛尾湯。

林
義：（同聲的）我也喜歡。

△信一、義一、林宛如三人愉快的放聲大笑。

△朱母將朱美美拉到一邊，輕聲的。

朱：你原來不是說三天內不滿意可以換嗎？我還以為是烤麵包機、吹風機、果汁機什麼的，怎麼弄了一個人回來，還是個年輕漂亮的女人？

△朱美美作了個無奈的表情。

美：我怎麼知道？他們只說要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！

朱：這可真是意外的驚喜了。

信：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。

義：確是個意外的驚喜。

△朱母生氣的，故意大聲的。

朱：哼，我看是引狼入室。

△朱美美難為情的苦笑一下。

△朱母氣極的衝進裏面去，房門用力「嘭」的一響。

△台上衆人一楞。

（幕急下）

第二幕

時間：次日早晨

地點：李家客廳

人物：李信一

李義一

李孝一

朱美美

朱母

林宛如

△朱美美、朱母對坐在餐廳吃早飯。

△李信一披著睡袍從書房裏出來。

信：媽，早！

朱：早，吃飯吧！

信：你先吃。

△信一看了看廳內，好像在找人。

信：林小姐呢？

朱：在外面澆花。

△朱美美不悅地。

美：你倒蠻關心她嘛！

△信一故意的。

信：怎麼？怕了？

△朱美美不屑地。

美：笑話？我怕什麼？

信：你不是怕我變心，怕我移情別戀嗎？

美：會嗎？

信：但願如此。

美：什麼但願如此？你不是總認為你自己多理性、多偉大嗎？現在正好給你一個考驗！

信：考驗我什麼？

美：考驗你對愛情的忠誠和定力呀！

信：你最好是別嘗試。

美：這是什麼意思？

信：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聰明的話，最好別做這種無聊的試探。

美：對，我是無聊，我就知道你會講這句話。

△林宛如捧著一束剛剪下的玫瑰進來。

林：醫生早。

信：早。

△林宛如又從圍裙口袋裏取出一份報紙來。

林：報紙來了。

△信一接過報紙。親切、快樂地。

信：謝謝。昨晚睡得好嗎？不認生嗎？

△林宛如活潑愉快的。把花插進瓶裏。

林：很好，謝謝。

信：昨天聽你提起海明威，夜裏我又把他的「老人與海」和「日出」又找出來讀了一遍。

林：真的？不過你這樣睡眠不夠，今天怎麼去看門診？

信：沒關係，我已經習慣了。而且，從今天起，我有一個星期的休假。

林：計畫怎麼過這個假期？

信：也許——也許可以跟你討論海明威呀！

林：好呀！

△朱美美生氣的快步過來，將林宛如剛插的花枝拔了起來，插在垃圾筒裏。

△林宛如吃驚地。

林：朱小姐？

美：以後家裏不許插花。

林：啊，抱歉，我不知道你討厭花。

△信一打圓場。

信：別在意。內人有過敏的毛病。

△朱美美察覺到自己的失態，略感慚愧地。

美：對，我對花粉過敏。

林：啊，對不起，以後我不再帶花進來。

△林宛如小心的將丟棄的花拾起來，用舊報紙包好，準備拿出去。

△朱美美狠狠的白了信一眼，轉身冷冷地對林宛如道。

美：林小姐，今天我要陪我媽出去，中午不回來吃飯。

林：好，我知道了。

美：你可以去換掉圍裙準備吃早飯了！

林：是。

△林宛如拿起花走進廚房去了。

△朱母不解的。

朱：我們沒有打算要出去呀？

美：免得我們在家碍手碍腳！

朱：美美——難得信一休假——

信：沒關係，媽，你不常到台北來，讓美美陪你去各處走走吧！

美：媽，你聽見了吧！人家並不領情呀，我們還是識相一點吧！

△信一憤怒的拿了報紙回到書房裏去了。

△朱母目送信一的背影關在書房門後，不安的。

朱：女兒呀，你實在蠢呀。為什麼你們就不能好好的談談，一定要互相傷害呢？我看你真是引狼入室了。

美：媽，難道你看不出來，我們早就分床而睡了嗎？

朱：難怪他早上從書房出來。你前天打電話叫我來——

美：我們準備攤牌。

朱：攤什麼牌？

美：離婚，我要跟他離婚。

朱：你們之間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美：難道你看不出來，在他眼裏我早是個陌生人。

朱：我看這個林宛如不是個定時炸彈，也是個導火線，你還是趕快打發她走。

美：這跟林宛如沒有關係，你看，他從今天起休假的事他都是先告訴外人，而不告訴我。我們之間除了電費、水費、瓦斯費、房屋稅、地價稅、伙食費以外，再也沒有什麼可談的。

△朱母嘆了口氣。

朱：咳！夫妻嘛！你也不要老在雞蛋裏挑骨頭！

美：你說我雞蛋裏挑骨頭？真正吹毛求疵的是他。

朱：你們以前怎麼不是這樣子的？現在怎麼變得這樣？兩個人劍拔弩張的，只要這個一開口，另外一個就立刻擺出一付防禦的姿態，把自己合理化起來。這樣繼續僵持下去，怎麼得了？

美：我也希望能夠和他好好談談，而不是只談電費、水費、瓦斯費、房屋稅、地價稅、伙食費；而是談談互相的期望、理想和感受。可是每次我一開口，他不是不耐煩，就是叫好累，給你當頭澆了一盆冷水。他開口閉口總是說：你不了解我，其實他又何曾了解我？

朱：也許你該跟他談談公事？

美：我的公事？還是他的公事？

朱：或許你忽略了一個問題。

美：什麼問題？

朱：忽視自己的錯誤，而對別人責備求全。

美：你是說我？

朱：這是人的本性之一，有句話講得好：「我們看見了兄弟眼中的刺，而沒看見自己眼中的榫木」，你是否也曾經反省過自己呢？也許你該設身處地的替他想想。是否你鋒芒太露了？是否他最近身體不太好？還是他遇到什麼挫折？還是工作壓力太大了？還是你給他關懷和鼓勵不夠？

美：他有壓力，難道我沒有壓力？他有挫折，難道我沒有挫折？他又什麼時候給過我關懷、鼓勵和支持？

朱：我記得上次因為你買了兩件新衣服，結果你們大吵特吵！

美：那不是莫名其妙嗎？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錢！

朱：也許他生氣的不是因為你花了多少錢，而是不喜歡那兩件衣服的式樣或顏色；也許是他妬忌，他不喜歡你打扮得太年輕、太漂亮；也許他是害怕會失去你——

美：這就是男人最自私、最可惡的地方，各方面把你掐得死死的，叫你動彈不得，還美其名曰愛你！媽，男人為什麼那麼複雜？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我們一樣，一根腸子通到底多好！

朱：女兒，你又錯了。

美：我又錯了？

朱：世界上沒有人是真正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，任何人都都有其高貴、光明的一面，也有其邪惡、黑暗的一面，我們不是常說善惡只是一念之間嗎？善惡不過是一體的兩面！

美：媽，那你也認為女人的事業就是丈夫、兒女、家庭？

朱：雖然現在時代不同了，潮流也不同了，這句話不能算是真理了，但是人情還是沒有變，這句話還是比較像真理的真理！

美：媽，如果現在再讓你選擇的話，你還會嫁給爸爸嗎？

朱：會。

美：為什麼？

朱：因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正直、誠懇、負責，我們結婚三十年了。三十年來他從來沒有讓我擔驚受怕過；他從來沒有讓我覺得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、最好的父親、最好的情人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

美：在我的記憶中，我們的生活並不富裕？

朱：在物質上也許並不富裕，但是在心靈上我從來沒有缺少什麼。

美：可是我也常常看到你們，一個坐在客廳這頭，一個坐在客廳那頭；一個看書，一個織毛衣，幾個鐘頭話都沒有講一句？

朱：傻瓜，真正的愛是放在心裏，不是掛在嘴上的。

美：那麼，你同意人是應該邊愛邊恨，又愛又恨的囉？

朱：不，有愛就不會有恨！

△信一服裝整齊，提著皮包從書房出來。

信：媽，我去醫院了！

朱：好的，路上車多，開車小心。

信：我知道，晚上見。

△信一從大門出去了。

△朱母憐惜地。

朱：真是的，連早飯也不吃！

美：媽，你還怕他餓壞呀？說不定有什麼人正在等他去晨跑哩！

朱：你就是喜歡瞎猜和多疑！

△朱美美打開几上的皮包，取出粉盒，打開盒蓋，仔細的察看鏡中的自己：照照自己的臉，照照自己的身材

，照照自己的胸部，又看看自己的雙手，再把鏡子對近一點，照自己的眼角、魚尾紋，又在前額髮際中亂撥弄一番。大驚的，扯了一根頭髮下來。

美：媽，你看——

朱：看什麼？

美：白頭髮，我有一根白頭髮！

朱：哎呀，我說什麼呢？有一根白頭髮也值得大驚小怪？

美：你說我是大驚小怪？

朱：一根白頭髮算什麼？

美：問題可嚴重了。

朱：怎麼嚴重？

美：表示我老了呀！

朱：二十九歲就老了？

美：未老先衰那不是更慘嗎？

朱：新陳代謝本是自然的現象呀！

美：才不呢？你看信一，他比我整整大了十歲，可是他都越來越年輕！而我，你看現在就有一根白頭髮了，馬上

明天就兩根，後天就三根，說不定明年我的頭髮就全白了！多可怕！

朱：簡直是杞人憂天！

美：我一點也沒有杞人憂天！難怪我最近老覺得頭昏眼花、腰酸背疼，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好，一閉上眼睛就

儘做惡夢，也許我該去看看醫生。

朱：自己家裏不是就有個醫生嗎？

美：哼，他連自己都醫不了還醫我哩！

朱：神經病！

美：哎，也許你說的有理啊！我看我真該去找個精神科醫生談談。哎呀，不行呀，讓人家知道了，多丟臉！我看

也許該去看外科——

朱：為什麼去看外科？

美：不對，應該去看整形科。

朱：喂，你越說越離譜了。

美：對，找整形醫師，就這麼辦！

朱：你要幹什麼？

美：美容、整形呀！

△朱美美又舉起粉盒來照自己的面孔，正面、側面、左面、右面、額頭、下巴。

美：媽：你喜歡老牌影星奧黛麗赫本嗎？

朱：喜歡。

美：喜歡她那裏？

朱：眼睛。她的眼睛好像會說話。

美：你喜歡芭芭拉史翠珊嗎？

朱：喜歡。

美：喜歡她那裏？

朱：鼻子。她的鼻子有個性。

美：你喜歡蘇菲亞羅蘭嗎？

朱：喜歡。

美：喜歡她那裏？

朱：嘴巴。她的嘴巴又美又性感。

美：如果——

△朱母苦笑起來。

朱：如果奧黛麗赫本的眼睛，芭芭拉史翠珊的鼻子，蘇菲亞羅蘭的嘴巴都長在你臉上——

美：那會怎麼樣？

朱：再加上英格麗保曼的腳——

美：她的腳怎麼樣？

朱：外八字。

美：那又怎麼樣？

朱：會嚇死人！成了一個什麼妖怪！

△朱美美頹然的。

美：媽，你真是一點幽默感都沒有！你難道忘了古人說的「色衰愛弛」那句話？

朱：你這個比喻簡直不倫不類，夫妻相處，怎麼能比做「以色事人」？

△朱美美傷心的。

美：媽，你根本不知道！

朱：不知道什麼？

美：你看信一越來越年輕，不但沒有變，反而更成熟，更有魅力，不但那些護士一天到晚纏著他，病人也都喜歡他，老天真是不公平，為什麼男人越老越可愛，女人越老越可厭？

朱：難道你不希望他事業成功？

美：可是我妬忌嘛！

朱：你是太沒有自信，你怎麼能這樣的貶低自己呢？

美：你不看，我頭髮都白了。男人喜歡的是年輕、漂亮。我憑什麼去抓住男人的心？媽，我好累，你知道我多累呀！在外面要應付老板、應付同事、應付客戶，整天戰戰兢兢，提心吊膽，稍一大意就怕會出什麼差錯，會丟掉這個飯碗，媽，你知道嗎？一個女人在外面打天下，比起男人來，要多付出雙倍的努力和心血，才得到今天這點成就；可是回到家裏，彷彿又置身在另一個戰場。他怎麼能一點都不了解？

朱：你不能因一點挫折，或一點壓力，或一點不如意，就整個的否定了自己呀！

△林宛如衣着光鮮的從裏面出來。

林：伯母，你們還沒有走？

朱：我們正要走了。

林：朱小姐，今天要買什麼菜？我今天第一次幫你買菜，希望買一點你們喜歡的菜！

美：隨便，你自己看好了。媽，我們走吧！

林：要不要我打個電話去幫你請假？

美：不用，有點事我得當面去交待一下。

△朱母、朱美美相偕走了出去。

△林宛如走進餐廳拿起碗，準備吃早飯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林宛如走過來接電話。

林：喂——那位？

△義一服裝整齊的從裏面出來。

△林宛如做了個鬼臉將電話放下。

義：誰來的電話？

林：不知道，他叫我猜。

義：他說什麼？

林：他只說他已經到了台北就掛了。

△義一欣喜地。

義：我弟弟回來了！

林：孝一？

義：對。

林：他今天要回來？

義：不一定。

△林宛如將剛才朱母、朱美美她們坐過椅子、椅墊整理一下。

△義一跑進餐桌，抓了一個三明治回來，跟在林宛如身後亦步亦趨打轉，幾次差點撞個滿懷。看看要撞時，

兩人就相視一笑。

林：你說不一定是什麼意思？

義：我說不一定。我老弟常有出人意外的表現，也許下一分鐘他已出現在門口，但也可能他又跳上了開往高雄的

快車。總而言之，他的鏡頭跟著新奇有趣的事物走，他的人跟著鏡頭走。我們早已習慣他了。

林：這種生活倒是蠻刺激的！

義：你也喜歡四處流浪？

林：不，我喜歡隨心所欲，所以我也能隨遇而安。

義：我想那你一定是個很隨和的人。

林：隨和是不錯，但並不表示我沒有原則。

△義一跑進去又抓了一個三明治出來，塞給林宛如。

義：坐下來，談談你自己怎麼樣？

△義一、林宛如相對坐下，一面談話，一面吃早餐。

林：談什麼？

義：比如你的興趣，你的嗜好啦！啊，比如說剛才你提到你的原則。說說看，你的原則是什麼？

林：我的原則是寧缺毋濫。

義：那你的意思是說，你要最好的，否則寧可不要？

林：正是。

義：包括男朋友？

△林宛如放聲大笑，穩重中又有幾分放肆。
林：對，包括男朋友。

△義一盯住林宛如，隨視的眼光多情又熱烈。

△林宛如眼光一掃，嘴角漾起一抹侵略者獲勝的笑意，欲擒故縱的，又像存心挑逗的。
林：喂，你別這樣看我好不好？色狼一樣。

△義一已感覺到來自林宛如的鼓勵，逐漸熱情奔放起來。

義：你見過色狼？

林：沒有。

義：你知道色狼像什麼樣子？

林：不知道。

義：那你怎麼說我像色狼？

林：我想大概就是你這個樣子。

義：宛如——

林：林宛如。

義：是，林宛如。喂，林宛如，我覺得我好像愛上了你吔！

林：少蓋。

義：真的，不是蓋的。

林：喂，我要提醒你，我是當義工的，不是來談戀愛的！

義：你真的非常可愛！喂，你怎麼會想到出來當義工？

林：好奇嘛？服務社會是原因之一——

義：那原因之二呢？

林：認識社會呀。

義：原因之三呢？

林：研究社會呀！

義：原因之四呢？

林：沒有那麼多原因啦！

義：你不想改造社會？

林：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。你認為我們社會需要改造嗎？

義：我不敢說。我只知道我們這個社會夠亂的了。就拿我個人來講，雖然我手裏有幾個大工程，可是却找不到工人，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停了下來：年老的去搞街頭運動了，少壯的去搞六合彩了，更年輕的去颺車了，連很多家庭主婦，每天都提著菜籃到號子裏去轉一下，現在別說熟練的技術工缺少，連臨時工都難找！

林：你好像滿肚子牢騷呀！

義：有什麼辦法呢？也只能發發牢騷！哎，還是談你吧！

林：你好像對我很好奇？

義：多一分了解不很好嗎？

林：你以為人是那麼容易被了解的嗎？

義：當然，不是聽幾句話就可以了解一個人！昨天聽你說，你現在還在大三？

林：現在升上來大四了。這是我第二次當義工！

義：啊！

林：在來你們家以前，我在醫院裏當了半年的義工。

義：研究病人心理？

林：不，觀察醫院人員的服務態度。

義：觀察的結果怎樣？

林：很失望，醫院人員對待病人的態度：院長比主任好；主任比醫生好；醫生比護士好；護士比職員好。有的職員比工友還惡劣，官腔官調，作威作福，簡直就是不把病人當人看待。

義：今天的醫院實在很衙門化。本身的制度不健全，內部作業又常各自為政，待遇也不很公平。

林：不過，我想這些跟服務態度無關，因為病人不是你的生氣筒，仍是個人的心理問題。

義：你是認為他們有偏差心理，才有偏差行為？

林：可不是？院長高高在上，又跟病人保持了相當的距離，自然就更容易塑造他們權威的形象，他對病人自然就有了一付和藹可親的態度：醫護人員和職員，處在第一線，直接跟病人打交道，由於事情繁雜瑣碎，難免會情緒不好；情緒不好，自然態度就會惡劣，談到待遇，處在今天這個拜金的社會，獨獨苛求那些醫護人員犧牲奉獻也是不太厚道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義一接電話。

義：喂……：……啊，不在，他們出去了……：……不客氣。

△義一放下電話，重重的嘆了口氣。

義：咳！

△林宛如好奇的。

林：怎麼好好的嘆起氣來了，誰的電話？

義：找我大哥大嫂的。

林：喂，我覺得你老哥、老嫂之間有點問題。

義：何止一點問題，簡直是一大堆問題，你也看出來了？

林：早上我聽見他們在吵架，你大嫂還把我插的花也摔掉！也許他們該去看看心理醫生或專家什麼的。

義：你真是三句不離本行，我老哥自己就是醫生哩！再說心理治療真的那麼有效嗎？

林：那要看醫生能給病人多少他所需要的！

義：醫生能給他們愛嗎？

林：你是說他們之中有一方變心了？還是有了第三者？

義：他們不是不相愛，而是——

林：不能愛，不知道如何去愛？

義：對。你知道醫生的工作受人尊敬，但壓力也大，而我大嫂的工作又是在競爭性激烈的商場，也是輕鬆不起來的。我大哥總希望下班回到家，有一個人在等他，安慰他。總而言之，他希望的是家就要像個家，否則何必

要結婚？

林：他希望你大嫂放棄工作？

義：他是有這個意思。

林：我想，他要你大嫂放棄的可能不只是一份工作——

義：啊！你是說？

林：還有她的興趣，她的理想，她的成就感，以及她的獨立自主的尊嚴！

義：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些？

林：因為你也是男人呀！

義：你是說我們都是大男人主義？

林：你能否認？

義：很多女人，我是指結了婚，有了家的女人，出外工作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，貼補家用——

林：顯然的，你大哥並不需要你大嫂的這份收入？

義：對。

林：可是也有很多女人，我也是指結了婚，有了家的女人，出外工作，並不在乎收入，而是在外面比在家快樂得多。

義：真的這樣？

林：第一，在外面可以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；第二，在外面可以享受到別的男人仰慕的眼光和奉承；第三，可以讓別的女人妬忌。

義：喂，結了婚女人是有夫之婦吧！真是虛榮，你這是夫子自道？

林：這不是虛榮，這是我肯定。

義：肯定什麼？

林：肯定她的美，她的受重視。

義：我不懂。

林：我問你，你們男人喜歡奇裝異服，喜歡搽香水，喜歡名牌服飾、名錶、名筆、名牌汽車，喜歡一件襯衫故意不扣上面的兩只扣子。為什麼？還不是希望吸引女人的注意，是不是？希望女人愛你？是不是？

△義：做了個鬼臉。

林：我再問你，男人找對象，為什麼要把容貌列在第一？這可不是我說的，這是最近一份統計報告說的。年輕漂亮遠比才學品德重要，「娶妻娶德」不過是「無魚蝦也好」的補償心理，最好是魚與熊掌二者兼得。

義：愛美本是人的天性！

林：男人愛美，女人當然也愛美；男人需要人奉承，女人也需要人奉承；男人希望自己是重要的，女人也希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一個職業婦女要能「攘外」又能「安內」，或要能「安內」又能「攘外」是很難。不管我們天天在叫時代進步了，潮流改變了，男人的心態仍是傳統的，沒有多少改變，當他的傳統丈夫對妻子的期待落空的時候，自然就不滿和失望了。

義：比如——

林：比如每天一回家，太太就親手為他燒好了他愛吃的飯菜；每天早上出門或晚上洗澡時，太太都替他拿好，乾淨的內衣內褲、襯衫、襪子、領帶、上衣、手帕等等，希望太太把他侍候得太上皇似的——

義：你不認為這就是愛的表現嗎？

林：這是愛沒錯。這是妻子給丈夫的無上溫柔體貼，無微不至的愛，但是丈夫給妻子的愛是什麼呢？

義：這——

△義：不語。

林：每個月一號的新水袋？這點恐怕還有很多人做不到。

林：出門時的一個吻？東方男人也缺少這種情調。

△義一無言。

林：還是每天重覆來，重覆去，單調乏味的家事？

△義一不語。

林：空虛寂寞的等待，等他下班，等他吃飯，等他在外面應酬嬉樂後的深夜回家？

△義一不語。

林：還是等他需要的時候才互相的擁抱一下？

義：你這麼一說，結婚還真是戀愛的墳墓了。

林：對大多數的女人來講確是如此。

義：難怪大哥大嫂一吵起架來，就是互相抱怨你不了解我。喂，林宛如，你說說看，如果你結了婚，你希望你的

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林：我呀，我除了希望他是個好丈夫以外，還希望他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、好情人，事業上的支持者，如果我也

有一份強烈的事業心的話，我希望他幫助我一展我的雄才大略，愛必須在身心兩方面都得到滿足。

△義一伸了一下舌頭，做了個鬼臉。

義：要做好的丈夫還真不容易！

林：所以，我說寧缺毋濫呀！與其將來抱怨後悔，不如現在慎重考慮，小心選擇！婚姻畢竟是實際的，不是浪漫的。

的。對我來講，結婚固然好，獨身也不錯。

義：嗯，你是一個很有侵略性的女人。

林：這是什麼意思？

義：你有一種叫人不可抗拒的特質：清新、高雅，不同於一般的漂亮動人，應該是男人最理想的對象。

林：可是我也不會苦苦的向男人哀求。

義：正是因為你是那種沒有男人也能活得快樂的女人，所以你也更動人，更吸引人。

△義一看錶。

義：啊，九點多了，你不是要去買菜嗎？我開車送你去。

林：好呀！我進去換件衣服。你不帶皮包？

△林宛如、義一同進去了。

△孝一揹著大包小包，哼著小調，一付玩世不恭的姿態從外面走了進來。

孝：奇怪？怎麼一個人都沒有？

△孝一將大包小包往沙發上一丟，走進餐廳。
孝：好像剛吃過早飯，碗筷都還沒收！

△孝一抓起三明治，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，一面在室內以巴雷舞的姿態，一面迴旋，一面背誦西洋情詩。由於嘴裏滿倉食物，因此伊伊唔唔，斷斷續續。

孝：多少次，啊，多——少——次——

我——曾希望退落的潮水，

將我擁入——懷中——

飄向狂野，遼闊的海——洋——

只因我心燥熱不安，

我的生命——充滿憂傷——

△林宛如自裏面出來，停在門邊不語，驚奇的注視著瘋瘋顛顛的孝一。

△孝一看見了林宛如，調皮的。

孝：你是——

△孝一自問自答的。

孝：別說，我來猜。你是大哥的舊愛？

△林宛如微笑搖頭。

孝：二哥的新歡？

△林宛如一面微笑搖頭，一面向台前走。

孝：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我的夢中情人——

林：好了，別瘋了。

孝：你知道我是誰？

△林宛如指了指沙發上堆著的大包小包和各種照器材。

林：看了這些東西，我就知道你是誰了。剛才接電話的就是我，我是你們的短期管家，我叫林宛如。

孝：啊，我說我們家怎麼突然來了這麼一位溫柔甜蜜、嬌嬌滴滴的小姐，原來是——

林：管家。短期管家。

孝：多短？

林：一個月。

孝：還剩下多少時間？

林：我昨天才上任。

孝：夠了。

林：什麼夠了？

孝：追你的時間呀！

△林宛如含笑不語。

孝：喂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的很美。很美、很美。

△林宛如笑而不語。

孝：你認為你能扮演得好管家這個角色嗎？

林：你懷疑我的能力？

孝：這需要鬥志。

林：還要有相當的企圖心。

孝：啊，危險。

林：什麼危險？

孝：我是說你是一個可愛而又危險的女人。

林：這是什麼意思？

孝：那就是會叫接近你的男人不知不覺的愛上你。

林：少胡說。

孝：你今年幾歲？

林：為什麼要告訴你？

孝：我看大概十八九歲，或者二十一、二歲，最多二十三、四歲！

林：十八九加二十一、二加二十三、四，我不是成了五、六十歲的老太婆了？

△孝一答非所問的。

孝：你知不知道？一個女人在十八歲以前，可以依靠父母；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，可以依靠她的美貌；二十五歲到五十五歲，依靠的是高雅的氣質；五十五歲以後，除了需要足夠的金錢以外還要有卓越的智慧。

林：那你是說，我現在只能依靠我的美貌來引誘男人囉？

孝：只要引誘我就好了！

林：喂，你讀過安部公房的「砂丘之女」嗎？

孝：怎麼樣？

林：我覺得你好像那個迷失在砂丘裏的昆蟲學家。結果自己成了一隻被困的昆蟲！

孝：喂，有點兒哲學好不好？難道你一點都不能領悟「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泰山為小」的奧妙嗎？

林：對不起，我不是莊子。

孝：違心之論。

△義一自內出來，大喜。

義：老三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會回來。我想，不用我介紹，你們已經認識了吧！

△孝一把義一拉到一邊，輕輕地。

孝：喂，二哥，大哥跟大嫂的事怎麼樣了？

義：還在「冷戰」中。

孝：我覺得「冷戰」比「熱戰」更可怕！

義：可不是。

孝：喂，我有個辦法。

義：什麼辦法？

孝：「以毒攻毒」呀！

義：什麼「以毒攻毒」？

△孝一在義一的耳邊嘀咕了一陣。

義：這樣好嗎？

孝：激起大嫂的妬忌，這是最好的辦法。

義：萬一弄假成真呢？

△林宛如好奇的。

林：你們在說我？

孝：沒有。

義：走吧，送你去市場。

△孝一做了個鬼臉。

孝：等我的電話。

△林宛如，李義一相偕而下。

△孝一急急抓起電話，撥號。

孝：喂，大哥——是我。——我一下飛機就往家裏直奔——有，我帶回來兩大袋子的照片，不過，有不少是限制

級的啊！——喂，大哥，晚上請我吃一頓好不好？——在外面。——喂，可不是只請我一個人啊！——現在不告訴你，我要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！

△孝一放下電話，扭開了電唱機，貝多芬的「快樂頌」輕快的傳遍全場。

（幕緩緩下來）

第二幕

時間：一個星期後的晚上

地點：李家客廳

人物：李信一

李孝一

李孝一

林宛如

朱美美

朱母

△朱母在看電視。

△朱美美傷心的伏在沙發上哭泣。

△朱母不耐煩地，關掉電視。

朱：好了，你別哭了好不好？我說得沒錯吧，你在引狼入室。你看，她來了十天，家裏的三個男人就十天沒有回家吃晚飯。你如果不趁早把她打發走，遲早你就會人財兩失，兩頭落空了。你看，十一點了！

△朱美美抬起頭來。

美：我好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媽，你說，我究竟錯在那裏？他們怎麼能這樣對我？

朱：咳！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你也只有多檢討一下自己了！

△朱美美激動的。

美：媽，求求你，拜託別再叫我檢討自己了好不好？什麼犧牲呀，奉獻呀，什麼多為對方設想呀，什麼不要太自私啦，就好像那些婚姻顧問說的什麼要打扮得更漂亮啦，更迷人啦，不要忘了告訴他你是多愛他呀一樣，更加重了我的罪惡感和挫折感。難怪現在一些婦產科醫生不接生，不安胎，反而熱衷去替人家的陰道整形手術。

朱：呸呸呸，你看你越說越不像話！

美：那你也同意婚姻不是交易啊？

朱：婚姻本來就不是交易呀！

美：可是婚姻却是最實際的，一點都不浪漫！

朱：婚姻本來就是最實際的，只有戀愛才是浪漫的。

美：那麼，要一個人為另一個人犧牲、奉獻，是不是要看那一個人的價值？

朱：你又矛盾起來了，如果說是犧牲和奉獻，那就是沒有條件的；如果有條件的，要看他值不值得，要看他有沒有回報，這就不叫犧牲奉獻了。

美：媽，你說什麼樣的婚姻才是最好的？什麼樣的才是模範的？

朱：這那裏有一定的標準？俗話說得好：「豬油炒菜，各人所愛」，就好像美沒有標準一樣！有些父母看起來幸福美滿，但他們的子女却不成器；有些父母看起來悲悲慘慘，但他們的子女一個個都學有專長，出人頭地。

有的夫妻感情很好，卻沒有一兒半女；有的夫妻窮得三餐不繼，子女都還是一個一個的照生不誤。你能說他們誰幸福？誰不幸福？幸與不幸，全在當事人自己的感覺。

美：你是說，一切煩惱都是比較的結果？

朱：可不是？如果你看見張太太買了汽車，而你也想買，偏偏你的丈夫買不起，而你又很在意的話，你這種被人家比下去了的心理，不就造成了你的煩惱和痛苦？人家有汽車，你要買汽車；人家有洋房，你要買洋房，如果你反過來比，你有受人尊敬的丈夫，她沒有；你有好的職業，她沒有；你有高深的學識、能力，她沒有；你有一個溫馨、和睦的家庭，她沒有；你有健康的體，她沒有。你就會知道，你實在比她幸福多了！

美：這不成了「阿Q心理」？自我安慰！

朱：一個人能夠知足，又時時有感激的心，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！

美：如果丈夫在外面走私，也應該感激嗎？

朱：這要看什麼原因造成他感情走私，古人說得好：「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亂治未亂」。等到病已深，亂已成再來謀求對策就晚了！

美：所以——

朱：所以，你把一個林宛如留在家裏，尤其在這個風雨之秋，你不是引狼入室，把丈夫往她懷抱推嗎？

美：那你是說我愚蠢囉？

朱：難道不是？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美：我不在乎丈夫移情別戀！

朱：那你在乎什麼？

美：我只是不甘心被丈夫遺棄！

朱：有什麼不同嗎？

美：咳！美而渴望的東西沒有了，剩下來的生命顯得多麼酸楚可憐！我還有什麼用？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義？難道他一定都不知道我是多麼的需要他的注意、關懷和愛？

△義一、孝一自外面微帶醉意的回來。

義：朱伯母、大嫂，你們還沒睡？

朱：在等你們。

△朱美美看了一下門外，不悅地。

美：還有兩個人呢？怎麼沒有跟你們一起回來？

△孝一不悅地。

孝：你是說大哥和林宛如？

美：他們呢？

孝：我怎麼知道？

美：這些天來，你們不都是混在一起嗎？

孝：大嫂，請你講話不要那麼難聽好不好？什麼混在一起？我們四個人是在一起吃晚飯的呀，吃過晚飯，我跟二哥去打保齡球了。

美：那他們兩個呢？

孝：我是你雇的私家偵探嗎？我有義務要替你監視他們嗎？

義：老三，怎麼這樣跟大嫂講話？

△孝一理直氣壯的。

孝：為什麼不可以？她整天跟大哥冷戰，叫我們這兩個做弟弟的都不是滋味。大嫂，你不知道，我和二哥，不過是「今天不回家」，可憐的大哥却是「有家歸不得」，或者應該說「無家可歸」呀！

美：你這話太過分了！什麼有家歸不得，無家可歸。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難道你不知道？

孝：大嫂，這就是你不對了。

美：我怎麼不對？

孝：你太不了解男人！

美：我怎麼不了解男人？

孝：拈花惹草是男人的本性。男人愛漂亮的女人，就好像女人愛香水，愛時裝，愛珠寶一樣的道理。

美：那照你這樣講，安分守己反而是不正常了？

孝：男人安分，就好像女人節儉一樣是修養。

美：謬論，強詞奪理！

孝：大嫂，你已經過了靠美貌來吸引男人的年紀，你現在應該是講求高雅的氣質和風度的時候——

△朱美美大怒。

美：你講的什麼話？

義：對不起，大嫂，別跟他計較

△義一拉住孝一。

義：好啦，老三你少說兩句吧！

△義一把孝一往裏面睡房推。

義：天不早了，我們進去洗澡睡覺吧！

△義一一面把孝一往裏面推，一面回過頭來對朱母和朱美美說。

義：伯母，明天見。大嫂，明天見。別跟他計較，他多喝了兩杯。

△義一推著孝一下。

美：氣死我了，氣死我了。

△朱母疲倦的打了個哈欠。

△朱美美關心地。

美：媽，你先去睡吧！

朱：你呢？

美：我再等一會兒！

朱：等一下他們回來，可別大吵大鬧？

美：我知道。

朱：也許他現在只是藉機報復，故意氣氣你，你可別把他們逼得假戲真作了？

美：我知道，媽，你先去睡吧！小心明天血壓又高了！

△朱母疲倦的下去。

△朱美美目送朱母下去後，顧影自憐地在室內踱來踱去，一面自言自語。

美：我真的老了嗎？我真的不再年輕漂亮了嗎？我為什麼會越來越庸俗？難道我真的向世俗妥協太多？難道我真

的受了太多社會的擺佈，不能再堅持自己的看法和想法？已經失去了當年的理想和熱情？咳！無論處境如何為什麼女人的痛苦總是比男人多？

△朱美美無聊的又坐回沙發上拿起報紙來看。

△信一、林宛如兩人手牽手，狀至親熱的邊說邊笑自外面進來。

△朱美美不動聲色的冷眼偷看著。

△林宛如沉醉地。

林：這種感覺真是太美妙，好像陽光照進了心坎，風也在對我說話，我的心在卜卜的跳，一切都是充滿了生機，充滿了生命，充滿了幸福和快樂，把整個人，整個意念融合成一種渺茫的慾望，幸福而又痛苦！

△信一也倍感興奮的。

信：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經佔據了我整個的心。這些日子來，每當我替病人看病的時候，我看見的都是你，想到的也是你。你昨天扭傷了腳，結果今天，幾乎每一個病人我都問他，你的腳還痛嗎？

林：哈哈，想不到你這麼瘋狂？

信：你取笑我？

林：不，我很感動。

信：真的？

林：當然真的。

信：我不相信。

林：要我發誓？

信：我相信你。

林：你知不知道我最崇拜的是什麼人？

信：不知道。

林：醫生。

信：真的？

林：我從小就崇拜醫生。

信：為什麼？

林：因為醫生可以救治人的痛苦和生命。

信：但我這個醫生却救不了我自己的痛苦。你談過戀愛嗎？我是說，你有男朋友嗎？

林：為什麼要問這個？吃醋嗎？

信：我真的很妬忌。

林：好呀！

信：好？

林：嗯，有人為我受苦，這種感覺是蠻不錯的。

信：原來你消遣我？

林：沒有，沒有。

信：你認為愛和性有區別嗎？

林：從心理學上來講，沒有什麼不同：因為愛必須是身心兩方面都使人得到快樂和滿足。如果說我們愛一個人，除了對他的仰慕、尊重，自我奉獻以外，當然也包括了對他的身體的想往和吸引。除非——

信：除非什麼？

林：除非其中的一方有病，不健康，比如說有某種缺陷，使他不能愛、不敢愛，只好在幻想中做白日夢，或陷於一種可憐的自戀中。

△信一情不自禁的將林宛如擁入懷中。

信：人是相互需要的——

△當信一和林宛如含情默默，正欲擁吻的時候，朱美美跳了起來，摔下報紙，大喝一聲。

美：肉麻，噁心。

△相擁著的信一和林宛如迅速分開，並各自驚慌的後退開來，難為情的轉過身去。

△朱美美大怒地。

美：下流、無恥！

△朱美美指著林宛如。

美：林小姐，請你回你的房間去，我要跟我的丈夫單獨談談！

△林宛如急下。

△朱美美聲色俱厲的對李信一。

美：說，你是什麼意思？我看你是存心搗蛋，你到底是什麼居心？有什麼企圖？

△李信一不甘示弱的。

信：你少扣帽子，什麼居心？什麼企圖？

美：那麼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

信：因為我不快樂。我每天除了工作，還是工作。每天下班後，我就不知道該去那裏？酒廊？茶樓？舞廳？還是

寶斗里？我努力工作，換來的只是更多的不愉快！

美：你不是人，你怎麼能講這種沒良心的話？

信：對，我不是人。但是我告訴你，我是人，只是不像個男人，就像你，也許可做為一個人，但絕不是個女人一樣。

△朱美美傷心欲絕的。

美：為什麼每個人都在威脅我？都在逼我？你怎麼能夠這麼快就從妻子的床上換到另外一個女人的床上？

信：妻子的床，只不過是一張睡覺的床吧了，跟沙發、地板有什麼不同？我要的是一張可以談情說愛的床。

美：既然如此。當初為什麼要結婚？

信：我怎麼會知道蜜月才開始，愛情就褪色了！

美：啊，原來你早就後悔了？

信：不是後悔，而是失望。你不是也同樣失望嗎？

美：我？

信：你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，但是你從來沒有滿足過。

美：你除了給了我豐富的金錢物質以外，你還給了我什麼？

信：那麼，你追求家庭以外的事業，你是否就真正的得到了快樂？

美：難怪人家說，一個女人嫁個好丈夫，才是最大的幸福！

信：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，好丈夫的標準是什麼？

美：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，好妻子的標準又是什麼？

信：好妻子不會嘮叨！

美：那麼你不嘮叨？

信：好妻子絕對不會妄想改造自己的丈夫！

美：你不也干涉我的一切嗎？我買雙鞋子，你要批評；我買件衣服，你要批評；就連我換一個髮型，你也有意見。

不是嗎？

信：當你要求我必須發財，必須賺更多的錢，必須成功，必須成名，當這一切都如你的願望一一實現以後，你又

怎麼能夠說我除了給了金錢和物質以外，什麼都沒有呢？難道我們的婚姻沒有帶給你幸福的感覺嗎？

美：啊，難怪你希望我辭掉工作留在家裏，你是希望我做你的寵物？還是你的玩物？還是你的奴隸？

信：如果一對夫妻之間，連最起碼的性和經濟也沒有了，這個婚姻還有存在的價值嗎？

△朱美美又羞又恨。

美：滾！

信：為什麼不浪漫一點呢？愛情本來是純潔、天真、浪漫的，何必硬把它弄得如此的複雜、扭曲？

△朱美美大吼。

美：滾，李信一，你給我滾，我不要再看到你！

△信一冷冷地。

信：為什麼你不閉起眼睛來，讓瞬間的快樂把你融化？

△朱美美神經質地，聲嘶力竭地。

美：滾！

△信一悻悻然而下。

△朱美美像隻鬥敗了的公雞，頹然雙手抱頭兀自在台中站著，痛苦的。

美：為什麼我不能閉起眼睛來，讓瞬間的快樂把我融化？

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為什麼我要結婚？

為什麼我不離婚？

為什麼？

為什麼？

啊，我的天，我本是個平凡的女人，我為什麼不告訴他：我愛他、我想他、我要他——

為什麼我不告訴他，用力抱緊我，抱緊我，抱緊我——

也許我也該像那些時髦的女權運動家一樣，走上街頭，走進議會，去要求什麼，去抗議什麼——

然而，我要求什麼？我又要抗議什麼？

△朱美美跌坐在椅中疲倦的睡着了。

△報紙飄落在地上。

△光線漸暗。

△電視節目已經沒有了，只剩下螢光幕上一片跳閃的白光。

△朱美美忽然從夢中驚叫。

美：李信一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——

△信一、義一、孝一各穿著睡衣，睡眼朦朧的從各自的房間裏衝了出來。

△信一將燈打開。

△朱美美一臉茫然。

△信一關心地將朱美美擁入懷中。

信：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你在做惡夢？看你怎麼在客廳睡着了？怎麼不回房間去睡？

△朱美美心有餘悸的。

美：林宛如呢？

△義一、孝一對望一眼，作個鬼臉，一付無奈。

△信一困惑地。

信：林宛如？誰是林宛如？

美：我們家十天不是來了個林宛如嗎？

△信一好笑的，走進餐廳倒了杯水來，順手將電視關掉了。

△信一將水給美美。

△美美接過杯子，要喝未喝的將杯子放回茶几上。

美：就是那個心理系大三的林宛如呀？

信：你到底在說什麼呀，我們都不知道，我們家十天來了個什麼林宛如呀！

美：我媽呢？她來了沒有？

信：媽也沒來呀！今天下午她倒是打了個電話到我醫院裏，她先打電話給你，你不在。所以她就打給我了——

△朱美美着急的。

美：她說什麼？

信：她說下星期她要來台北住幾天，順便做個健康檢查，要我先替她安排一下。

△朱美美逐漸從夢中醒來。

△朱美美看見了落在地上的報紙，拾起來，快速的翻閱起來。

△信一對義一、孝一講話。

信：沒事，你們回去睡吧！

△義一、孝一，嘆了口氣。

義：哎呀！什麼事嘛，嚇我一大跳！

孝：我親愛的大嫂，我看如果你去演電影或電視什麼的，準可以得金像獎！

△義一、孝一同下。

△朱美美找着了剛才那啓報導。

美：啊，我想起來了，喏，你看，在這裏。報上說，美國一家廣播公司最近舉行猜謎大賽，猜中了就送他一個意外驚喜的大獎，一個月的義務管家。

△信一好笑的。

信：難怪你就做了個驚喜的夢？

美：什麼驚喜的夢？簡直是恐怖！

信：你夢到你中了獎？

美：嗯。

信：我們家來了個義務管家？

美：嗯。

信：一個女管家？

美：年輕漂亮，心理學大三的學生。

信：就是那個林宛如？

美：對。

△信一恍然大悟。

信：不要講了，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？

美：你知道？

信：一定是我愛上了那個什麼林宛如的，是不是？

美：你怎麼知道？

信：別忘了我是醫生，連這一點心理學常識還沒有？二來你的個性我還不了解：敏感、多疑、脆弱，又好幻想！

美：說真的，有時看看自己，越來越老了，口裏雖然不承認，心裏總是慌慌的，尤其最近我們公司裏的幾位女同

事——

信：她們怎麼樣？

美：他們去整形拉皮了。

信：你覺得她們比以前更美了。

美：至少她們自己是這麼感覺。

信：如果你覺得整形美容也能帶給你安全感的話，我不反對。

美：真的？

信：整形美容本來就是一種心理治療呀！

美：心理治療？

信：女人所以這麼在乎自己的容貌，就是怕丈夫會愛上了比自己更年輕美貌的女人，對不對？這不就是缺乏自信，沒有安全感嗎？

美：你認為呢？

信：我想，不管男女能夠互相吸引的應該是彼此的風度、氣質、學識、修養、容貌並不是最重要。把容貌放在第一位的完全是那些還不成熟，還沒有定型的少男少女的想法。事實上，女人會老會醜，男人又何嘗不會老不會醜？

美：不是違心之論？

信：生理會老，但只要我們保持一顆年輕的心，就永遠不會老！

美：人實在是很奇怪的動物，總是覺得缺少一點什麼，有錢沒孩子的想孩子；有孩子沒錢的想錢；生病的人想健康；健康的人又想長生不老；小職員想做大官；大官又想當總統；有了一百萬又想一千萬；有了一千萬又想一億。我們整天都在追求幸福，追求快樂，但却很難說得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？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！

信：這是很荒謬，是不是？

美：真是荒謬！

信：今天小自家庭，大至國家、世界都在動盪不安，爭爭吵吵、打打殺殺。可是想想看，一個人可以背叛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國家以及愛情，但是如果，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國家、愛情都失去了，還有什麼可以背叛呢？又去背叛誰呢？是否該背叛上帝？背叛自己呢？

美：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幸福就是關懷、體諒、信任和愛。

信：你還記不記得你寫給我的第一封情書裏面抄的幾句詩句？

美：你還記得？

信：我怎麼會忘記？不但記得，一直到現在我還會背，我背給你聽：

繆思呀——

不要背叛神意，

不求榮耀，

不怕侮辱，

不喜稱讚，

不怨詛咒，

也不要和蠢人爭辯不休——

△燈光漸暗，信一將朱美美擁入懷中。
△貝多芬的「快樂頌」響遍全場，幕落。

~~~~~  
劇 終  
~~~~~